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序

福一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

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
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
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
泰然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
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
而游乎混沌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
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
補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
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
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
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
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
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
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
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

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哀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
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
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
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
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
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
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
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
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
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

○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

稿一

二

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克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

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
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
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
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
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
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克
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
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
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
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

○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注夫小大雖殊而故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福一

四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䟽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

捨故揭舟壑以超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

指一

示脩短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

王

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旣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者翺翺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䟽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沉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

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
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
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
道之遷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
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
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
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

福一

六

有此俳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聞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爲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

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
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
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
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
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
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
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

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
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
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檜榆枋而自得
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
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
乎

楊一

七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
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